



言志耄錄

單

口仁13
102



一齋佐藤先生著

三言志耆錄

嘉永甲寅仲春 有乎爾齋刊



言志耆錄

余今年齡躋八表。耳目未至太衰。何其幸也。一息之存。學匪可廢。單記成編。呼曰耆錄。

宋學嘉永辛亥夏五月廿一日一齋老人自題

學也。而等有三。初學文。次學行。終學心。然初之

欲學文。既在吾心。則終之學心。乃是學之熟也。

有三而無三。言志耆錄

教。有三等。心教。化也。躬教。迹也。言教。則資於言矣。

孔子曰。予欲無言。蓋以心教為尚也。

言志耆錄

門仁3
號102
卷

讀經書。即讀我心也。勿認做外物。讀我心。即讀天也。勿認做人心。也。漢唐之註經。註即註也。宋賢之註經。註亦經也。讀者所宜精究。但過泥註文。則又於經旨無自得。學者不可不知。宋學以周子為鼻祖。而世稱宋學者。徒講四五集註而已。余意周子圖說通書。宋學之宗也。學者宜與經書一樣精究之。余恆環讀周程遺書。宋之有周程。與思孟相亞。今無之學者。徒讀朱子訓註。懵乎淵源所自可乎。朱文公固勿論古今絕類之大家。其於經註。漢唐以來。絕無一人頡頏者。不翅是北宋以文章顯不者。莫及歐蘇。其集各一百有餘卷。今古罕乎比類。朱子雖不以文著稱。而其集亦一百有餘卷。而體製別自成一家。能言其所欲言。而無餘蘊。真是為古今獨步。詩亦與韋柳相亞。但以經學掩文詞。人不省其為能文耳。

朱文公於易復古易。於詩刪小序。固是巨眼。其最

有功者。在於創定四書之目。此是萬世不易之稱。

四書編次。有自然之妙。大學如春。次第發生。論語如夏。萬物繁茂。孟子如秋。實功著於外。中庸如冬。生氣畜於內。

不慮而知者。天道也。不學而能者。地道也。并天地而成此人。畢竟不能逃之。至孟子始發之。七篇之要在此。

無能之知。是冥想。無知之能。是妄動。學者宜勿認

假景。以做真景。

事君不忠。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是知能忠能勇。則是致之也。乃是能。

古之學者能容人。不能容人者。識量淺狹。是為小人。今之學者見解為累。不能容人。常人則無見解。卻能容人。何其倒置爾耶。

凡為學之初。必立欲為大人之志。然後書可讀也。不然。徒貪聞見而已。則或恐長傲飾非。所謂假寇兵。資盜糧也。可虞。

爲學之初。固當讀有字之書。爲學之熟。則宜讀無字之書。

有源活水。浮萍自潔。無源濁沼。蓴菜亦污。

志學之士。當自賴己。勿因人熱。淮南子曰。乞火不

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謂賴己也。

勿棄自家田中之一粟。勿摘隣人畝中之一菜。

此學爲己。固宜尚自得。勿以駁雜做粧飾。近時之

學。殆所謂爲他人做嫁衣裳耳。

悔字。激字。懼字。非好字面。然以一志率之。則皆爲

善之幾也。可不自省乎。

悔字。是善惡街頭文字。君子悔以遷善。小人悔以

遂惡。故宜以立志率之。無復因循之弊耳。

立志立字。兼豎立標置不動三義。

立志工夫。須自羞惡念頭起。跟腳勿恥。不可恥。勿

不恥。可恥。孟子謂無恥之恥。無恥矣。志於是乎

立。立。要高明。要工夫。要辭。要望。要

私欲之難制。由志之不立。志立。真是紅爐點雪。故

立志爲徹上徹下工夫。

持志工夫太難。吾往往遭事忤意。輒不免暴怒。是不能持志之病。自恥自怯。書以為警。立志要高明。著力要切實。工夫要精密。期望要遠大。學者志大。工夫則皆要小。小於事為始。於物為幾。易云。復小而辨於物。是也。為學之効。在變化氣質。其功不外於立志。均是人也。遊惰則弱。一旦困苦則為強。愜意則柔。一旦激發則為剛。氣質之可變化如此。

曾皙之狂。不得夫子而折中之。則為蒙莊。子路之勇。不得夫子而折中之。則為賁育。子貢之辯。不得夫子而折中之。則為蘇張。氣質變化。謂此之類。即學也。

困心衡慮。發揮智慧。暖飽安逸。埋沒思慮。猶之苦種成藥。甘品成毒。

得意物件。可懼。不可喜。失意物件。可慎。不可驚。得意事多。失意事少。其人減知慮。可謂不幸矣。得意事少。失意事多。其人長知慮。可謂幸矣。

樂字有真假。苦字亦有真假。吾輩以筆硯精良為娛。以山水遊適為娛。比之常人。所樂可謂高一著。然方之孔顏樂處。不翅下數等。吾人盍反省乎。

為學有自然。有工夫。自然是順數。自源而流。工夫是逆數。自麓而巔。巔則源之所在。麓則流之所歸。雖有難易。其究一也。為學不俟人強之。必也心有所感興而為之。躬有所持循而執之。心有所和樂而成之。興乎詩。立乎禮。成乎樂。謂此也。

予欲無言。欲字內有多少工夫。士晞賢。賢晞聖。聖自晞天。即此一欲字。理會氣象。便是克己工夫。語默動止。都要篤厚。要和平。要舒緩。勿粗暴。勿激烈。勿急速。

以真己克假己。天理也。以身我害心。我人欲也。人欲起時。如身在熱湯。欲念消時。如浴後醒快。人欲中以飲食為尤甚。余觀賤役廩徒。居隘巷。衣縵縷。唯於飲食。則都為過分。所得錢賃。付之飲

食每輒至典衣以代酒食。況乎貴介人飲食尤
為豐鮮。故聖人以簞食瓢飲稱顏子。以菲飲食
稱大禹。其非易事可推也。
衣食住並不可欠。而人欲亦在此。又其甚者食也。
故菲飲食尤為先務。
無一息間斷。無一刻急忙。即是天地氣象。
自主宰謂之理。自流行謂之氣。無主宰不能流行。
不流行然後見其主宰。非二也。學者輒過分別。不
免於支離之病。

一旦豁然四字。真是海天出日景象。勿認做參禪
頓悟境。

凡活物。不養則死。心則在我之一大活物。尤不可
以不養。養之奈何。理義之外。無別方爾。

喜怒哀樂四情。在常人喜怒之發。十六七。哀樂之
發。十二三。過失亦多在喜怒邊。可警。

喜氣猶春。心之本領也。怒氣猶夏。心之變動也。哀
氣猶秋。心之收斂也。樂氣猶冬。心之自得也。自
得又復於喜氣之春。

端坐內省。做心工夫。空先自認其主宰也。省者我
歟。所省者我歟。心固我軀亦我。為此言者果誰
歟。是之謂自省。自省之極。乃見靈光之為真我。
人為童子時。全然本心。及稍長。私心稍生。既成立
則更夾帶世習。而本心殆亾。故為此學者當能
斬然祛此世習。以復本心。是為要。

就心曰知。知即行之知。就身曰行。行即知之得。譬
猶聞人語了之。諾就口領。就身等是一了字。

喜怒哀樂。直見於面貌。形影一套。聲響同時。謂之

心身合一。

惟精惟一。工夫上說。本體無聲無臭。本體上說。工
夫。

有心於無心。工夫是也。無心於有心。本體是也。
不知而知者。道心也。知而不知者。人心也。

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此程伯氏之
句也。青。天。白。日。常在於我。空揭之。坐右。以為警
戒。

人之生也直。當自反以吾心為註腳。

有事時此心寧靜。似難而易。無事時此心活潑。似易而難。

氣導而體隨。心和而言順。舉手投足。無非禮樂。

善養身者常治病。於無病善養心者常去欲。於無

不欲。

情之發有緩急。忿慾尤為急。忿猶火。不懲將自焚。

慾猶水。不窒將自溺。損卦工夫緊要在此。

懲忿窒慾。重一忍字。遷善改過。重一敏字。

隱惡揚善。於人如此。勿用諸己。遷善改過於己。如

此不必責諸人。

聖賢胸中灑落。不著一點污穢。何語尤能形容之。

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此語近之。

人心之靈如太陽。然但克伐怨欲。雲霧四塞。此靈

鳥在故。誠意工夫莫先於掃雲霧。仰白日。凡為

學之要。自此而起。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靈光充體時。細大事物無遺落。無遲疑。

無不可窮之理。無不可應之變。

能變故無變。常定故無定。天地間都是活道理。
無時不本體。無處不工夫。工夫本體歸於一項。
視以目則暗。視以心則明。聽以耳則惑。聽以心則
聰。言動亦同一理。

耳之職納事於內。目之職照物於外。人之常語曰
聰明曰聞見。耳之先於目可知焉。兩者或不得
兼寧瞽勿聾。

能辨疑似為聰明。事物之疑似猶可辨。得失之疑
似難辨。得失之疑似猶可辨。心術之疑似尤難
辨。唯能自提靈光。以反照之。則外物亦無所逃
其形。明明白白。自他一樣。是之謂真聰明。

寒暑節候。稍與曆本差錯。人訴其不順。我之言行
每有差錯。不知自咎。何其不思之甚。

人須要快樂。快樂在心不在事。人須要清快。則人事百艱亦不阻。
人心之靈主於氣。氣體之充也。凡為事以氣為先。
導則舉體無失措。技能巧藝亦皆如是。

靈光無障碍。則氣乃流動不餒。四體覺輕。

事固自爲謀而迹似爲人者有之。戒勿爲之。固爲人謀而或疑自爲者有之。勿避嫌不爲。

英氣是天地精英之氣。聖人蘊之於內。不肯露諸外。賢者則時時露之。自餘豪傑之士。全然露之。若夫絕無此氣者。爲鄙夫小人。碌碌不足算者。爾。

古今歷代人氣。開國時豁然如春。盛世時鬱然如夏。衰季則颯然如秋。亂離則肅然如冬。

大而世運之盛衰。小而人事之榮辱。古往今來。皆旋轉而移。猶五星之行。有順有逆。以與太陽相會。天運人事。數無同異。不可不知也。

天道無變化而有變化。地道有變化而無變化。我立於兩間。仰觀俯察。裁成而輔相之。乃是人道之變化。所以參天地也。

天地間事物。必有配合之理。有極陽者出。必有極陰者來配。人之與物皆然。

春風以和。雷霆以警。人霜露以肅。人冰雪以固。人風雨霜露無非教。謂此之類也。

古人釋易字為不易。試思晦朔變而晝夜不易。寒暑變而四時不易。死生變而生生不易。古今變而人心不易。是之謂不易之易。

寒暑榮枯。天地之呼吸也。苦樂榮辱。人生之呼吸也。即世界之所以為活物。

災祥是順逆之數。弔賀是相待之詞。歸之於本始。天則無弔賀。又無災祥耳。

敬。須要活敬。騎馬馳突亦敬也。彎弓貫革亦敬也。不必做跼蹐畏縮之態。

敬時身覺強健。敬弛則萎靡。或不能端坐。

居敬之功。最在慎獨。以有人而敬之。則無入時不敬。無入時自敬。則有人時尤敬。故古人不愧屋

漏。不欺闇室。皆謂慎獨也。

坦蕩蕩之容。自常惺惺之敬來。常惺惺之敬。自活潑潑之誠出。

牧豎折腰。不得不頷。乳童拱手。亦不可戲。君子以恭敬為甲冑。以遜讓為干櫓。誰敢以非禮加之。

故曰。人自侮而後人侮之。

敬稍弛。則經營心起。經營心起。則名利心從之。敬不可弛也。

身勞則心逸。身逸則心勞。勞逸竟不相離異。

凡為事。當先謀其義如何。勿謀便宜。便宜亦在於

義中。

義宜也。以道義為本。有接物之義。有臨時之義。有守常之義。有應變之義。統之者道義也。

靜坐中。勿忘接物工夫。即是敬。接物時。勿失靜坐意思。亦是敬。唯敬一串動靜。

立誠似柱礎。是豎工夫。居敬似棟梁。是橫工夫。

靜坐數刻。後接入。自覺言語有敘。

凡思惟道理。得其恰好者。往往在宵分。以神氣澄

靜也。靜坐時。最宜收斂精神。鎮在肚腔。即為處

不事之本。勿認做參禪樣子。

夜寐工夫。只要靜虛。不要思惟。夢中象迹。有續昨

夢者。有襲數日前之夢者。蓋念慮留滯之所致。

胸中靜虛。無此等事。

感。是心之影子。夢。是心之畫圖。

凡人心裏絕無之事。不形於夢寐。昔人謂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此言良然。

知入難而易。自知易而難。但當徵諸夢寐以自知。夢寐不能自欺。

不自欺謂之事天。

勿認虛無。做德行。勿認詭辯。做言語。勿認功利。做政事。勿認詞章。做文學。

心體尚虛。事功尚實。實功虛心。唯賢者能之。

胡文定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余謂心事當如朗

月清風。

己之陰事。空任人之說。人之陰事。我則不可說。

我之所為。只是一誠。則實無陰陽之別耳。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通俗之是非。在利害。聖賢

之是非。在義理。是非在義理。則究亦有利而無

害矣。

處事要決斷。決斷或失於輕遽。執事要謹嚴。謹嚴

或失於拘泥。須自省。

人須暮。忙裏占閒。苦中存樂。工夫。

凡區處人事當先慮其結局處而後下手無楫之舟勿行無的之箭勿發

處覽事要捷做不然失於替緩處急事要徐做不然失於躁遽

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人之心之有感應亦與此同一理人心之感應磁石之吸鐵也勿謂人情難測我情卽是人情

感應一理應又感於感感又應於應所以一也

我自感而後人感之

慎我感以觀彼應觀彼應以慎我感

無筆而畫者形影也無腳而走者感應也

感應之妙通於異類況人乎

君子於世俗空浴而不溺履而不陷若夫特立獨

行高自標置則不可謂之中行

涉世之道在得失二字勿得不可得勿失不可失

如此而已

以口舌諭者人不肯從以躬行率者人效而從之

以道德化者。則人自然服從。不見痕迹。
處世法。宜如可體溫湯。然濁水熱湯不可。過清冷
水亦不可。讓利於人。受害於己。是讓也。推美於人。取醜於己。
是謙也。謙之反為驕。讓之反為爭。驕爭是凶身
之始也。可不戒乎。
積薪若一。火則就其燥。平地若一。水則就其溼。榮
辱之至。理勢之自然。故君子慎其所招。
豫。是要終於始。謙。是全始於終。涉世之道。無若謙。

與謙。

知足之足。常足矣。庶乎仁。無恥之恥。無恥矣。庶乎
義。

騎不踏於登山。而躡於下阪。舟不覆於逆浪。而漂
於順風。凡患生於易心。不可不慎。
遭逆境者。宜以順處之。居順境者。宜不忘逆境。
余意天下事。固無順逆。我心有順逆。以我所順視
之。逆皆順也。以我所逆視之。順皆逆也。果有一
定乎。在達者。以一理為權衡。以定其輕重耳。

苦樂固亦無一定。假如我讀書至夜央。人皆謂之苦。而我則樂之。世俗所好淫哇俚腔。我則掩耳而過之。果知苦樂無一定。各以其所苦樂爲苦樂耳。

樂是心之本體。惟聖人全之。何以見之。其徵於色。動於四體者。自然能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君子無入不自得。怏怏不樂。字唯功利人著之。避世而處世。似難而易。處世而避世。似易而難。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只是安分。命則當以不俟而俟之。

怠惰之冬日。何其長也。勉強之夏日。何其短也。長短在我。不在日。有待之一年。何其久也。不待之一年。何其速也。久速在心。不在年。

朝而不食。則晝而饑。少而不學。則壯而惑。饑者猶可忍。惑者不可奈何。

今日之貧賤。不能素行。乃他日之富貴。必驕泰。今日之富貴。不能素行。乃他日之患難。必狼狽。志操如利刃。可以貫物。不肯迎合。窺人鼻息。古人

志云鐵劍利則倡優拙蓋謂此也。物有餘謂之富。欲富之心卽貧也。物不足謂之貧。今安貧之心卽富也。富貴在心不在物。身勞而心逸者貧賤也。心苦而身樂者富貴也。自天視之兩無得失。凡人所賴而後大業可規也。我有所守而後外議不起也。若其妄作私智所以招罪也。舟無楫艫則川海不可濟。門有鎖鑰則盜賊不能關。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正語也可用之家國。水到而渠成。菓熟而蒂落。悟語也可用之一身。慎病於無病之時。則無病。慮患於無患之日。則無患。是之謂豫。先事之豫卽豫樂之豫。一也。

凡物滿則覆。天道也。勿忘持滿工夫。持滿謂守其分。守分斥身之出處。與己之才德。安字有公私。公則思慮出。私則怠惰生。懼字亦有公私。公則戰兢自戒。私則惴慄喪己。

養心莫善於寡欲。君子自養者宜如是也。至於待

人則不然。使人各達其欲而已。但欲亦有公私。物可辨。公則輝煌。私則澁澁。免愆之道。在謙與讓。干福之道。在惠與施。卒亦能有常人之榮辱。有達人之榮辱。常人之榮辱。達人未嘗以為榮辱。達人之榮辱。常人不知其為榮辱。不必干福。以無禍為福。不必希榮。以無辱為榮。不必祈壽。以不夭為壽。不必求富。以不餒為富。草木固山野之物。在山野則得其所。而不煩人灌

溉。會有奇花異草。生於其間。則花匠拔取。以為盆翫。晉之王侯第於花匠為幸。而花卉則為不幸。人事亦或類此。世有可惜者。龜玉大寶。渾於瓦礫。可惜。希世名劍。賤人佩之。可惜。非常人材。舍而不用。尤可惜。無罪而得愆者。非常人也。身屈於一時。而名伸於後世。有罪而免愆者。奸佞人也。得志於一時。而名辱於後世。古謂天定而勝人。是也。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真是盤庚明戒。今之才

人。往往侵此訓。可警也。

與少壯書生語時。荐加警戒。則聽者厭。但就平常

話中。偶寓警戒。則於彼有益。我亦不至煩瀆。

訓戒人時。語要簡明。要切當。勿疾言。勿詈辱。

訓女子。宜恕而嚴。訓小人。宜嚴而恕。

訓小兒。不要苦口。只須以勿欺二字。是為緊要。

小兒喚做慧兒。則喜。做黠兒。則愠。其善善惡惡。根

於天性者然也。

少年夫婦。情如兄弟。老年夫婦。交如朋友。但其至

於諧和。則或不免於過昵。故本諸男女異姓。以

此言其別耳。

火可親。而不可狎。水可愛。而不可溺。待妻妾。宜著

人如是看。

說事理。固欲使人了解。故我宜先略說之。使渠思

而得之。不然。我過詳悉之。則渠不致思。卻不得

其深意。

易親者。小人。難狎者。君子。難仕者。小人。易事者。君

子。

事有本末固已分明。但有似本之末。有似末之本。不可不致察。

我施恩於人。可忘。我受惠於人。不可忘。

不親戚者。於他人亦疏薄。不追往事者。於當務

亦苟且。凡交道。勿忘厚字信字。

人當不忘往事。是為厚德。

舊恩人。不可疏遠。新知人。不可過狎。

幼不遜弟。長而無述。世多其人也。傾蓋相遇。適乎

我願罕見斯人矣。

觀人。勿徒外拘其容止。須使之言語。就相其心術。

亦可也。先觀其眸子。又聽其言語。大抵不能度。

我欲觀人。則人卻觀我。我欲使人觀我。則人不能

觀我。而我卻觀人。感應之幾如是。

人已一也。自知而不知人。未自知者也。自愛而不

余愛人。未自愛者也。

自矜多識。淺露人也。自過謙遜。足恭人也。但其不

然自欺者。君子人也。誠之者也。

執拗似凝定。輕遽似敏捷。多言似博識。浮薄似才

慧視人之似者以反省己可也。於物有愛憎尚可。於人有愛憎則不可。

人之一話一言勿徒聞必有好友可辨。小則其不
余年來多視人。人各有氣習。或以地位。或以土俗。
或藝能。或家業。皆有不同。余先觀其氣習。輒下
其爲何種人。大抵不錯也。唯非常人。則豎看橫
看。不著氣習。罕見斯人。蓋加人一等爾。人不論
有而無者。人。也。無而有者。亦人。也。大外不說。人
人各有所長。有恰好職掌。苟當其才。則無可棄之
人。牛溲馬勃。敗鼓之皮。最妙論。

人有同於我者。可與交。而其受益。不太多。有不同
於我者。亦可與交。而其益。則匪尠。他山之石。可
以磨玉。卽是。

生徒作詩文。示朋友。索正。只怕改攬之不多。至於
人事。則不喜人規正。何其小大之不倫爾。邪子
路告以有過。則喜。信是百世之師。

凡人喜同而不喜異。余則好異而不好同。何也。同
異。雖如相背。而其相資者。必在於相背者。假如

水火水生物。火滅物。水不生物。則火亦不能滅之。火不滅物。則水亦不能生之。故水火相逮而後萬物生生無窮也。此理不可不知。

忠字。宜責於己。勿責諸人。恕字。宜施於人。勿施諸己。

妄念起時。宜以忠字克之。爭心起時。宜以恕字克之。

經歷人事。卽是讀活書也。故沒字老農。亦或有自得處。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讀書人休輕蔑之。

物遽視以爲奇者。其實皆未必奇。視爲尋常者。卻有大奇者。可不察乎。

聽人言。則不厭多。無賢不肖。皆有資益。自言。則勿多。多則有口過。又或誤人。

言語之道。不必問多寡。只要時中。然後人不厭其言。

多言之人。浮躁。或枉人。寡默之人。難測。或探人。故察其言。而觀其色。交際之要也。

古之學者爲己。故其言亦固爲己。又以其在己者。

古語之於人而已。非強之。今之立言者反之。
簡默沈靜。君子固宜然也。第當言而不言。與未偶
奚擇。故君子有時終日言而無口過。與不言同。
要在心聲之感人而已。

凡剛強者易與。柔軟者可怕。質素者永存。華飾者
剝落。人之與物皆然。

有德者寡言。寡言者未必有德。有才者多言。多言
者未必有才。

人有智略者。或無藝能。有藝能者。或無智略。智略
在心。藝能在身。兼之者少矣。

藝能之熟。動之以天。妙在才不才之外。

有藝能者。多有勝心。又有驕心。其有藝能而謙且
遜者。藝之最秀者也。勝之反為謙。驕之反為遜。
藝能亦不外於心學。

書畫一也。書欲如畫。畫欲如書。書如畫。則筆有彩。
畫如書。則形有神。須善會此理。

雅事多是虛。勿謂之雅而耽之。俗事卻是實。勿謂
之俗而忽之。

小有才者。往往好輕侮人。調笑人。可謂失德矣。受侮者。不徒已。必憾而譖之。是我自譖也。吾黨少年。勿染此習可。

古人之是非。品評之可。今人之好歹。妄議之不可。取恨多在妄議。可警。

名不干而來者。實也。利不貪而至者。義也。名利非可厭。但干與貪之為病耳。

人皆謂實重名輕。固然。然名亦不容易。以其為實之寶也。實賢則主之賢可推。

有實之名。不必謝我之寶也。無義之利。不苟受我之讎也。

好名之士。不可全取。又不可全舍。好名故外飾其美。我宜姑與其名。以責其實。

功名有虛實。實功。即是人事。自來之名。任他來可也。但濫功虛名。為不可耳。又故避其實。以自晦。亦或私心。

勿認游惰。以為寬裕。勿認嚴刻。以為直諒。勿認私欲。以為志願。

有名者。勿誇其名。宜自勗。所以副名。承毀者。勿避其毀。宜自求。所以來毀。如是著功。毀譽並於我。有益。

勿銜虛名。以為實。當謝實名。以為虛。勿謝實名。以為虛。當兩忘虛實。以任自來。

毀譽一套也。譽是毀之始。毀是譽之終。人宜不求譽。而全其譽。不避毀。而免其毀。是之為尚。

徒譽我者。不足喜。徒毀我者。不足怒。譽而當者。我友也。宜最以求其實。毀而當者。我師也。宜敬以

天從其訓。

聞人之毀譽。人。大抵聞其半可也。劉向謂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此言可謂盡人情矣。

毀譽得喪。真是人生之雲霧。使人昏迷。一掃此雲霧。則天青日白。

世有未見之心友。有日見之疎交。物之睽合。歸於感應之厚薄。

人往往以文房諸翫。寄贈。余固無翫物癖。常用机

人硯皆係六十年外舊物。但人之寄贈。出於其厚意。則不欲曠之。故每姑置之坐右。然不知者視之。而謗之。以爲翫物喪志。余曾不以此介諸意。因復自警。謂人做事各有意趣。徒視外面。妄毀譽之。不可。祇足以視己之不明。無益也。我不自知。面貌之好醜。必對鏡而後知之。人之毀譽。我卽是鏡中之影子。於我有益。但至老境。無心於毀譽。則鏡中亦不認影子耳。天道都是吉凶悔吝。易也。人情都是國風雅頌。詩

也。政事都是訓誥誓命。書也。交際都是恭敬辭讓。禮也。人心都是感動和樂。樂也。賞罰都是抑揚褒貶。春秋也。卽知人道於六經盡之。史學亦不可不通曉。經之於史。猶律有案斷。推而言之。記事皆可謂之史。易記天道。書記政事。詩記性情。禮記交際。春秋則不待言耳。文章不必他求。反復經書。得其語意。則文章之熟亦在其中。政有寬猛。又有寬中之猛。有猛中之寬。唯霸者爲

能隨時隨處互得其宜。是則管晏之得手。加入一等處。抑其不及道德之化。亦在此。

古書固宜信。而有未必可悉信者。余嘗謂在普通用器物。當時無筆記其形狀者。至歷年之久。其器亦乏。而人或慮其及後失真。因記錄之。圖畫之以貽諸後。然至其時。則記錄圖畫亦既頗有繆傳也。至於書籍如儀禮周官。亦與此相類。蓋周季人憫古禮之將泯。記錄其所聞。以貽諸後。其間有不可全信者。與古器物形狀之有紕繆

古同一理。至謂之周公所著。則固妄誕。論耳。

稗官野史。俚說劇本。吾人宜如淫聲美色。遠之。余

年少時好讀此等書。到今追悔不少。

學生治經。宜先熟於經。而後求諸註。今皆熟於註。

不熟於經。是以不得深意。關尹子曰。善弓者。師

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此言然。問世無

百工各著工夫。以成其事。故其所為。往往有超越

前人者。獨我儒。則今人多不及古人。抑何邪。蓋

入以徒泥舊式。不能自得耳。能不愧於百工乎。

人不能百歲。只當志在不可。志在不可。則業不朽。業在不可。則名不朽。名在不可。則世世子孫亦不朽。凡古器物。古書畫。古兵器。皆傳存於今。人則世無百歲人。莫如撰著以遺諸後。此則歿而不歿。寫真遺於後。傳我外貌。或有不似。儘醜儘美。亦烏乎害。著書貽於後。傳我中心。或有不當。自誤誤。古之賢者。不得志於當時。著書自樂。且遺之於後。

於一世則為不幸。而其人則無幸不幸。古今此類不少。

有數之數。迹也。無數之數。理也。邵子則以有數之數。說無數之數。皇極經世。恐未免拘泥。天不可測。而或可測。人可測。而或不可測。

西洋窮理。形而下之數理。周易窮理。形而上之道。理。道理。譬則根株也。數理。譬則枝葉也。枝葉自根株生。能得其根株。則枝葉從之。窮理者。宜自易理而入也。

吾邦於古代有騎戰。及後甲越竝精於兵。於是軍伍各有成法。臨戰卸騎步戰。但亂軍追敵。用騎耳。然應變戰鬪。無一定。則騎戰亦不容不講。自騎戰。為在馬足蹂躪。故宜連數十騎。縱橫馳突。則唯其時之宜耳。

騎戰時。揮槍運刀。宜力在後足。槍欲突。刀欲擊。而力在前足。則必致顛墜。可警先輩相傳如是。世之為武技者。妙處必歸之於禪理。而不知求之於吾儒。試思鄉黨一篇。聖人俯仰進退。一動一

靜。莫不中節。即是天來絕妙處。文武真無二致。真勇如怯。真智如愚。真才如鈍。真巧如拙。今之儒者。徒為書蠹。氣力不振。宜時試武技。以養英氣。於文學亦有益。余齡已耄。今則已矣。但使人肄習之耳。

歷代帝王。除唐虞外。無真禪讓。商周以下。秦漢至今。於今凡二十二史。皆以武開國。以文治之。因知武猶質。文則其毛彩。虎豹犬羊之所以分也。今之文士。其可忘武事乎。

白賁。是禮文之極處。噬嗑。是刑政之要處。從政者。空翫其辭。以得其旨。可也。凡物有輕重。有虛實。以成變化。皆既未濟之象也。聖人既立此象。以示人。而人未識其妙。須善翫索。而得之。

天資於地。而萬物泰。水資於火。而天功濟。人倫五教。皆具此理。而家國治。須善省察。而自得焉。水火靈物也。民非水火。則不生活。水火又能焚溺人。天地生殺之權。全在水火。

天地之用。莫大於水火。天地體也。滿世界皆水火也。故可敬者。莫如水火。可懼者。亦莫如水火焉。水火是天地之大用。憑物成形。無有定體。近觀西洋所出奇巧小大器物。蓋皆盡水火之理。以製之。如大砲氣船。亦不外於水火之理。

凡物有奇巧可賞者。有雅素可賞者。奇巧而可賞。一時之賞也。雅素而可賞。則無限之賞也。真可謂之珍品矣。蘭人齎來物件。率皆奇巧。吾知其無雅致。但其精巧。則可懼之一端。

雷霆地震。人皆驚而未至於大驚。但大煩一響。出於不意。則不免喫驚。以其出於人為也。是知可敬者天。可怕者人。

帝出于震。日出之方也。故東方之人有義勇。震發之氣居多。乃可賴也。說言于兌。日沒之方也。故西方之人有智慧。兌悅之氣居多。卻可虞也。易理如是。宜致察。

唐虞之治。只是情一字。極而言之。萬物一體。不外於情之推。

為人君者。宜通下情。固也。為人臣者。亦宜通上情。不則諫諍。不的。

人主宜統大體。宰臣宜執國法。文臣敷教化。武臣厲士職。其餘小大有司。各守其職掌。合以為一體。則國不足治。

人主最要明威德。威惟威。則威而不猛。德明惟明。則明而不察。

為人君者。莫患於無臣。宜患於無君。即君德也。為人臣者。莫患於無君。宜患於無臣。即臣道也。

人或謂人主宜不露喜怒愛憎。余則謂不然。喜怒當節。愛憎得實。則一頓一咲亦仁政所在。徒飾外面不可也。

漢土三代已後。封建變爲郡縣。是以其治概不能久。偶讀晉史。史臣謂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藩屏式固。亂何以成。階其言如是。而勢不能變。不獨西土而萬國皆然。邦人何忘其太幸邪。

凡爲宰臣者。徒拘泥成法。而不知變通。則無宰臣之用。時有古今。事有輕重。其要在於有所守而能通。有所通而能守。是之爲得。

爲上官者。於事物宜無嗜好。一示嗜好。人必以此夤緣。但嗜義好善。則人之夤緣亦不厭耳。

人事外不變。而內變者。有之名不變。而實變者。有之。從政者宜因名以責。其實就外以求。諸內可也。

役群小人以興大業者。英主舍衆君子而亾一身者。闇君。

有非常之士於此。空能攬而用之。我攬之則彼爲
吾用。雖不能大用。而亦爲世觀望。若使渠不得
親昵。則必爲他人。有不翅不爲吾用。卻有害。

功利二字。固非不好字面。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
入虞廷。亦以功稱。禹但以謀與計爲病而已。學者

審之。

在官署。戒言及家事。在家則勿一洩官事。公私之
辨。仕者之大戒也。

凡在仕途者。多有競躁之念。蓋有此念時。必不能
晉至忘此念。則忽然一轉。事物之理皆然。

遠方試步者。往往舍正路。趨捷徑。或繆入林莽。可
嘆也。人事多類此。特記之。

智仁勇。人皆謂大德難企。然凡爲邑宰者。固爲親
民之職。其察奸慝。矜孤寡。折強梗。卽是三德實

事。空能就實迹。以試之。可也。

聽訟之道。仁以爲體。莊以莅之。智以察之。先聞其
言。而攷情僞。次觀顏色。而辨真贋。或寬或嚴。以
抑揚之。然後義以斷之。勇以行之。大抵如是。而

已。

聽訟要明白。又要不明白。要明白似難。卻易。要不明。似易。卻難。總之以仁智兼至為最緊要。其
離明白似易。卻難。總之以仁智兼至為最緊要。其
心事必見於面相。與言語欲知人之邪正。當先瞑
目聽其言語。然後開目觀其面相。兩相比照。以
察其心事。若是則庶乎無愛憎之偏。昔國公將
刑。罰世輕世重。此是呂公經歷名言也。時代古今
謂之世。須善開活眼。以軒輕之。不必泥成法。
訟訴既就其言色。以視聽其心。則我當先以平意

公心待之。急心不可。倦心不可。愛憎心尤不可。
凡為郡官縣令者。父母民之職也。宜以憫恤為先。
以公平為要。至於委曲詳細。則付之屬吏可也。
故又以精選屬吏為先務。
為郡官者。視百姓如兒孫。視父老如兄弟。視鰥寡
如家人。視傍隣郡縣如族屬。婚友已。則以勤儉
率之。崇以卧治為旨可也。
親民之職。尤宜擇有恆者。若有才而無德。必敗醇
俗。後雖有善者。而不能反之。

凡治大都者。宜以其土俗人氣爲先。爲之民者。必覲新尹之好惡。欲使人不覲。則倍覲之。故當使人早知其好惡。卻好何好惡之爲可。恤孤寡。愛忠良。禁奢侈。折強梗。是爲可。教而化之。化難及也。化而教之。教易入也。治國著眼處。在達好惡。美酒膏粱。誠不過口腹一時之適。旣入腸內。則以速化爲糞。弱爲快。唯懼留滯成病。何其愛憎之忽變然邪。人主於士女愛憎。亦類此。

國本在民。人主知之。家本在身。人主或不知。知國本之在民。而刻責之於民。不知家本之在身。而自極奢侈。自極奢侈。故益責之於民。國本旣殫。其如之何。可無察乎。

古書畫皆古人精神所寓。書尤爲心畫。對此使人起敬。追慕。空時時展覽之。亦爲養心之一。色之清者可觀。聲之清者可聽。水之清者可漱。風之清者可當。味之清者可嗜。臭之清者可嗅。凡清物皆足以洗吾心。

身有老少而心無老少。氣有老少而理無老少。須能執無老少之心以體無老少之理。人皆忘往年之既去而圖次年之未來。舍前日之已過而慮後日之將至。是以百事苟且。終日齷齪。以至老死可嘆也。故人宜回顧少壯時有困苦有艱難。以知今之爲安逸。是之謂自知本分。天道人事皆以漸至。樂樂於未樂之日。患患於未患之前。則患可免。樂可全。可不省乎。人道在敬。敬固爲終身之孝。以我軀爲親之遺也。

養一息尚存。可忘自敬乎。

道理無往不然。敬一字固修身工夫。養生之訣亦歸於一箇敬。

人命有數。不能短長之。然我意欲養生者。乃天誘之也。必得脩齡者。亦天錫之也。究之夭壽之數。會非人之所干。

人情莫不好安而惡危。宜守素分。莫不好壽而惡夭。宜慎食色。人皆知而不知。

余老境懶惰。行件都蕪。但言語飲食之慎。比諸少

壯庶乎可。又馮思此。即是老衰爾爾。
視聽言動。各有其度。過度則致病。養生亦不外於
吾道。

食物有口好而腸胃不好者。有腸胃好而口不好
者。腸胃好者皆養物也。宜知所擇焉。

兒孫團集成養。老友聚話成養。凡聞吉慶事亦皆
成養。

遠步非養。過食非養。久坐非養。勞思慮尤非養。
養心志養之最也。養體軀養之中也。養口腹養之
下也。

欲就老人謀事。宜在午中前後。至於昏暮則思慮
易錯。

極老人思慮昏聩。譬猶水影物倒。舟行岸動。不辨
彼此。唯有德老人無此昏聩。以養之有素也。

老人勿弱視。強壯勿輕侮。幼冲勿或。過慮少斷。錯
誤事期。書以自警。

老人於數年前事。往往有錯記誤認。今漫語人不
免少差。或做障碍。不容不慎。不始合為人言。

老人氣急。事好速成。不能自重。不能含蓄。又妄信
人言。不能察其虛實。可不警乎。今野人
老人處事。不失於酷。而失於慈。不失於寬。而失於
急。可警。

老人尤要遜讓。

任之重者身也。途之遠者年也。任重而輸。途遠

老學尤宜厲老力。

常人之所認。以為養者。其實或用戕生。謂之因藥
發病。不可不擇。

老人於食物。宜視為藥餌。有分量。有加減。又有生
熟之度。

養老之方。恰是坤道。心欲靜。事欲簡。衣欲厚。食欲
柔。室欲西南之暖。

老人好速成。可戒。好苟便。可戒。過憫恤。可戒。此外
尚有執拗拘泥。畏縮過慮。數件。都是衰頹念頭。
須能奮然作氣。破卻此念。

老人自養有四件。曰和易。曰自然。曰逍遙。曰流動。
是也。諸激烈事皆有害。

老人端拘養生。或卻害之。但勿為已甚。即是養生。
養老侍人。宜用老婦鍊熟者。少年女子多不解事。
養老用酒。以醴酒若濁醪為佳。醇酒過烈。非老軀
之宜。

養老之方。夜燭要明。侍人要多。兒孫嬉戲於側。亦
不妨。宜以人氣為養。不必賴藥餌。

持其志。無暴其氣。此訓於養生亦有益。

觀花木以養目。聽啼鳥以養耳。嗅香草以養鼻。食
甘滑以養口。時揮灑大小字以養臂腕。徜徉園

中。以養股脚。凡物得其節度。皆足以為養耳。

心身一也。養心在澹泊。養身亦然。養心在寡欲。養
身亦然。

余今年辛亥耄齡。衰老之極。肚裏夙痾亦同衰。因思

於今宜虞外感。乃日服藥預防。又益節飲食。慎

起居。庶乎以延一日。即亦守身之孝爾歟。

養生出於私。則養讎。招害出於公。則養實。成養公

私之差在毫髮。

凡事不可過度。人道固然。即此亦養生。

老人不忌養生固可然至於已甚則不免人欲可
勞則勞可苦則苦一息尚存勿愆人道乃是人
事天之道天助人之理養生正路蓋在於此
老人毋托養生以放肆毋托養生以奢侈毋托養
生以貪冒書以自警
養老要占一安字心安身安事安何養如之
清忙成養過閑非養

曉要早起夜要熟睡竝是養生
親歿之後吾軀即親也我之養生即是養親之遺

不可認做自私

老人不患無持重患無決斷

老人平居索然不樂宜每存喜氣以自養

老人宜臨流水仰遠山以為恢豁觀真是養生倘

或怯風寒常擁被在室則似養非養

人生二十至三十如方出之日四十至六十如日

中之日盛德大業在此時候七十八十則衰頽

蹉跎如將落之日無能為耳少壯者宜及時勉

奮強以成大業固或遲暮之嘆可也常人春生左

養生一念。出於孝敬。固為事天之道。常人養生。或
是自私。宜知所擇耳。
老人少決。以神氣乏也。唯事理精明。則理以率氣。
無此弊耳。
老人終天數者。以漸而移。老漸善忘。忘甚則老矣。
耄之極。乃亾。亾即漸歸於原數矣。
少者勿狃少。壯者勿任壯。老者勿賴老。
親道在慈。人概嚴於子。而慈於孫。何也。蓋其嚴於
子者。以責善之切。而然。乃慈也。其慈於孫也。以
其有代我。以責善者。故只見其慈耳。祖先之於
子孫。其情蓋亦相遞爾歟。
人道。只是誠敬而已。生既全。生歿乃安。歿自敬而
誠也。生歿天來。順而受之。自誠而敬也。至夫較
短長。說苦樂。則竟是男女親族之私情。於歿者
無此遺念耳。
人身氣脈。與潮進退。與月盈縮。則歿生固有定數。
但養生以全所享之數。斯為得。長生久視。不足
道耳。

凡有生_レ氣者畏_レ死。生氣全_ク盡。此念亦_モ盡。故極老人
一死如_レ睡。全_ク無事之嫌。惟_レ身主_レ入_レ財_レ不_レ出
釋以_レ死生爲_レ一大事。我則謂_レ晝夜是_レ一日之_レ死生。
呼吸是_レ一時之_レ死生。只是尋常事。然我之所以
爲_レ我者。蓋在_レ死生之外。須_レ善_ク自_レ覓_レ而_レ自得_レ之。
臨_レ歿_レ工夫。空_ク一念_レ覓_レ未_レ生_レ之_レ我。原_レ始_レ反_レ終。知_レ死生
入_レ之_レ說。是_レ也。始_レ而_レ自_レ生_レ。全_ク止_レ。死_レ而_レ自_レ歿_レ。
誠意是_レ終身工夫。一息尚_レ存_レ有_レ一息之意。臨_レ歿_レ只
要_レ澹然無_レ累。卽是臨_レ歿_レ之_レ誠意。終_レ而_レ自_レ歿_レ。

吾_カ軀。父母全_ク而_レ生_レ之。當_レ全_ク而_レ歸_レ之。臨_レ歿_レ時。莫_レ有_レ他
念。唯_レ謝_レ。君父大_レ恩而_レ瞑_レ。是_レ之_レ謂_レ全_ク終_レ。

凡參佰肆拾條

男棍校字

言志董錄

終

改



道之為體無聲臭。豈在乎言哉。孔子曰。欲之吾言。孟子曰。難言。是皆以非言之所能盡也。然孔子有性天道之言。孟子有拒邪說之辨。何也。蓋發於不得已而已。此之謂之道之言。一齊先生既著言志錄。又以後錄。

有晚錄皆嘗上梓。齡踰八旬。則老至
錄亦成。其命意之邵。言辭之精。足以見
其真積力久之功。其笑出於口。已與
近者門人渡邊君升請刻行。先生曰。
老老重々言。錄亦贅矣。矧於刻乎。與曰。
言而錄之。業出於口。已。錄不得已。則刻
之。乃固請付之君升云。

嘉永癸丑中秋後一日

河田興謹識



